



与时间赛跑的孤独行者

□申军燕

凌晨5点40分,手机铃声刺破梦境。

我眯着眼瞥见陌生号码,果断挂断。翻身想续残梦,铃声却像固执的闹钟般再次响起。第三次来电时,我抓起手机吼道:“说了8点上班,现在没人卸货!”

“领导,我8点还得赶下一单……”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疲惫,“您开个门就行,货我自己卸。”仓库门口,晨雾中站着个佝偻的身影。50多岁的司机老周从4米2的货车上跳下,右腿落地时明显踉跄了一下。他递来的烟在冷空气中凝出白雾,我摆摆手,注意到他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腿伤是车祸留下的。”他边说边利落地扯篷布,动作熟练得像在拆一封看过千百次的信。铁钩划过帆布的“吱啦”声里,我突然看见他左手小指缺了半截。

听到这,我的内心不禁柔软起来,怎能忍心让他独自一人卸货呢?

在卸货的过程中,我向他询问了昨晚的住宿情况,他简洁的回答却让我深感震撼。

卸完货物后,我随意扫视了他的驾驶室一眼,只见那狭小的空间里,一床皱巴巴的被子被随意地堆放在一角,副驾驶座下则是一桶未吃完的泡面。我无法确定这是昨晚吃剩未丢弃的,还是今早吃了一半便因我的到来而搁置。目睹这一幕,心中不禁泛起一丝不知如何表达的感觉。

货车缓缓驶离仓库,我的心情复杂难言。在我的理解里,长途司机的职业风险很高,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当这位司机向我透露,他三次经过家门却未能停留,我感到十分震惊。虽然我也是常年在外,难以回家,但他三次经过家门却无法停留,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是谁生活都不易。

长途货车司机,是与时间赛跑的孤独旅行者。他们长年累月驾驶在道路上,穿梭于全国各地,以车辆为家,住宿地点随着货物的配送而定。不论是服务区、停车场、路边还是郊外,一旦感到疲惫,便稍作休息。为了节省住宿费用,他们常常选择在驾驶室内过夜,但这样的睡眠质量怎能与在床上安睡相比?

我有时会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但与他们相比,我几乎难以启齿。他们在运输货物的途中,经常遭遇暴雨、冰雪等恶劣天气,这已成为他们的日常。他们不得不长期忍受车内噪声、震动以及密闭空间带来的身心疲惫。

他们为了赶时间,更为了生计,常常难以回家,导致夫妻间相聚的时光稀少而离别频繁。他们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出车时家人担心,自己更是集中精力,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暮色漫进仓库时,我给老周发了条消息:“下次路过提前说,给你留口热饭。”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远处传来货车鸣笛的长音,像从地平线那端飘来的叹息。这些与时间赛跑的人啊,把人生折叠进驾驶室的方寸之间,用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遗憾,换来了无数人的“准时送达”。

当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总有无数车灯在高速上流动成光河。他们是移动的星辰,是永不打烊的时间使者,更是生活这场马拉松里,最沉默的参赛者。

(作者单位:重庆信人科技公司)



记忆里闪光的铁轨

□刘春

女儿刚会走路的时候,特别爱做一件事:把所有能搬动的小凳子排成长列,坐在最前面的凳子上呼喊着:“呜——秦!孔!秦!孔!秦孔秦孔……”一列威武的火车便从她的想象里出发了。注视着她的笑颜,我常常想,这份对火车的热爱或许延续自我的血脉?

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是在两岁时。妈妈作为知青刚调出农村,爸爸为偿还债务开始外出打工,只好把年幼的我寄养到外婆家。

外婆住在一个临河小镇上,一侧是滚滚长江,一侧是长长铁轨。第一眼看到巨大蜿蜒的火车,我就惊呆了。明明隔了好多步的距离,我却似乎被这个庞然大物裹挟着,要随那平地而起的风飞扑远去,一节一节车厢简直就是擦着我的刘海掠过。等到火车过完,汗水湿了一身……

从此,我每天晚上睡在小木屋的大床上,总会忽然就听到一声火车的尖啸,然后“秦孔秦孔”着,床在晃动,帐子在晃动,整个房间连同地面都仿佛在晃动——秦孔秦孔秦孔……声音渐渐压近,渐渐远去,睡意又渐渐袭来,直至下一声火车的尖啸袭来。一开始总睡不安稳,会惊恐地搂住瘦瘦的外婆,听她喃喃安慰,忽眠忽醒。很快适应了,火车鸣笛和轰隆而过的声音成了催眠的音乐。

我对火车由充满敬畏渐至充满好奇:长得那么高又长,跑得那么快,声音那么响,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连脚都没有,那么多的轮子是同时滚动吗?……于是警惕的长辈们开始训诫——不可以靠近,谁谁谁就是被火车撞死的;不可以往铁轨上放东西,哪里的火车因此曾经翻倒,压坏了好多房子压死了好多人;不可以往车上扔东西,谁谁谁被弹回来的石头打个对穿……回顾起来,我们的天真探究都是在这样的威胁之下变得循规蹈矩。一则为幸,至少在那个缺少看护极易夭折的年代平安活下来了;一则为不幸,万事都习惯了万全之后,很难再有什么奇迹发生。

最喜欢跟着表姐去跳枕木。光滑闪亮的铁轨和堆得满满的石子之间,每隔一步左右就有一根枕木,用大颗的螺钉固定在铁轨上。木质的枕木很舒服,虽然有宽有窄,但不会太硬,小脚丫踩上去还略有弹性,经年的老枕木上会有各种孔洞,但依然

稳稳支撑着长长的铁轨。一步一跳,或者两步一跳,枕木会发出硬朗又宽和的声音。后来会到水泥枕木,形状一模一样,倒是光滑稳固,只是冰冷坚硬,一旦摔跤,会痛到留下不敢再试的心理阴影。

有时也牵着手走铁轨。比小孩子脚掌宽不了多少的铁轨上,要谨慎地落脚,保持路线的平直,才能走比较长的距离。最难走远的通常是最小的我,三两步就把自己给紧张下来了,哈哈大笑又牵着手迈上去。铁轨那么长,仿佛无始无终。想来,那是我对“无限”最初最直观的理解。

也有惊魂时刻。一次走到山洞前不远,一列火车呼啸着迎面而来。正和幼儿园小伙伴们放学回家的我一时惊呆了,小伙伴们纷纷跑下铁路,只有我还傻傻站在双轨之间,骇然注视着如同怪兽般逼近的火车头。幼儿园瘦小的石老师,一下子冲上来抓住我的双肩,一阵风般冲下了路侧,火车贴着人狂奔而去。我战栗着,转头看老师,她灰白的头发每根都在抖——原来老师比我战栗得更加厉害!或许从那个时候,老师就从凡人变成了我仰望与憧憬的神话。

日暮时的铁轨却是记忆里最清晰的。因为,自那越来越暗的暮色中,似来自神秘世界的铁轨之间,偶尔会浮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端正地走着,手甩得很开,步伐迈得极大,一步跨两个枕木格子,心无旁骛地向我走来。还不待确认清楚,我已呼喊出声:“爸爸——”“哎——”真的是爸爸呀,爸爸下班回来了!我迫不及待迈开腿奔跑着迎过去。爸爸的步伐瞬间轻快起来,甚至奔跑起来,那高大的身影在铁轨两条伸长的手臂之间也伸出了手来……

后来开始喜欢数车厢。运货的火车很多,一节节黑漆漆的,看不出运了什么,能数出的数字就是乐趣;运客的火车是风景,白日里鲜艳灿绿,到了夜里,就带着暖暖的灯光,像排了队的萤火虫,飞快地从黑暗中钻出来,又飞快地逃出我的视线。表姐告诉我,客车上的人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要去很远的地方……

四岁时,妈妈的单位里开办了幼儿园,于是带我离开了外婆家。可是好多年过去,每每半梦半醒,总有熟悉的“秦孔秦孔”声响起,眼前迷雾般遥远的地方,向我延伸出长长的、闪亮的铁轨……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会员)



墙边的蔷薇(外二首)

□张守刚

似藤蔓一样的枝
攀援矮墙的时候
五月的风还是那么温婉

开白的花粉红的花
都没有关系
只要开放就好
只要不举起尖刺
来追赶看它的人就好

墙矮下去了
蔷薇就高多了
这样的五月就不算白来

像流水

窸窣窸窣的声音
来自旁边的沟渠
流得这么隐忍
也许是不愿意惊动
草木的生长

流水干净
它抱着那些石头晃晃
把天上的白云都弄晕了

白云也是流水
它们改变了流动的方向

栀子花白

它们的白有些隐忍
一小朵一小朵向上张开着
悄悄诉说初夏的心事
阳光不算友好
它抛下的铂金收购不了这样的日子

这一株栀子去年种下
眼前开放的白多么干净
它用芳香擦亮了我浑浊的眼睛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主席)

五月,李子熟了

□伊禾

五月,满树的李子熟了
我的思念也凝成青绿
上面刷一层白霜

街头巷尾
好看的大个李子,摇摇晃晃
与你捉迷藏
那些叫卖的眼神,沉甸甸的
你携着清风一路尾随

你说给孩子,要给就给最好的
喂饱她馋涎的眼睛

从你的叮咛到遥望之间
我出走半生,回家还是公主
拿过多年薪水的人
说起日子比李子还重

你二话不说
从衣兜掏出一叠红云,塞给我
这世上,还有哪个男人
像你当年一样宠我

好些时间了,没来看你
原谅我总是忙啊
如今,遍野的李子又熟了

山岗寂静
你眼角沉默,闪着泪光
我梦见,你身旁的那棵李树
在风中笑了

你如山一样站过的老屋
现在请交给我,接着巍峨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生命的夏天

□马道子

谷雨刚过,我想起了曾在川渝生活过的唐代大诗人元稹写的那首诗头两句“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咏廿四气诗·谷雨春光晓》)。世界葱绿,生机勃勃。谷雨,引领我们从春天走向夏天,去拥抱火热夏天和感悟生命的动力无限。

幸福夏天。清晨,我喜欢到滨江湿地公园跑步。满眼山川生机勃勃,一条大江蜿蜒南流。踏着时间的节拍迎风向前,历史在喘息中悄然流逝。我追逐冉冉晨辉,文水源头,新鲜花草,自由歌声。“豆——花!”的叫卖声,把我拉进烟火气——一切不远,都在身边伴随,平常的生活就是幸福。

爱在夏天。很多的时候,我戴着草帽在辽阔渠大地行走。与作物为伴,倾听水稻、玉米、大豆、红薯、高粱慢慢生长,注视南瓜、冬瓜、茄子、辣子、番茄等花开坐果,凝视黄花的妩媚、水果的膨大与其他经济作物的风中摇曳。与农民、农业种植大户、农业园区业主无隙交流,汗水里写着增产增收增效。做好自己,爱事业爱三

农是职业,也是爱国爱家爱自己。

品味夏天。下午下班,待在客厅泡一杯绿茶,从书柜选一本书籍阅读,于书香中找到生活的缺口,于静寂中冥想、顿悟人生的苦乐,所有的变得淡然、从容。灵感突至,在白纸上留下三言两语。待到豪情时,在宣纸上泼墨、泼彩。一个人的夏天,黄昏将至,纵横天下,快意连连。静心的夏天,茗香、书香、墨香弥漫,多姿多姿。

心安夏夜。携万家灯火,风中纳凉。跟随一地蛙鼓,追着萤火虫的翅膀和蝉鸣,观星斗闪闪烁烁,想起幼童时的儿歌,一院子摆不完的龙门阵——禾木与荷叶芬芳,万籁俱寂,心旷神怡。如果遭遇雷电交加,我们与它们共鸣,燃烧多余的情绪,让暴雨湿透全身。在南窗或西窗,什么都放下,睡个好觉。我们有福!

“岁月本长,忙者自促。”流转时光织夏,万物律动奔放,绿意成诗。我找到了安宁与美好,抵挡了所有的喧嚣,绽放绚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